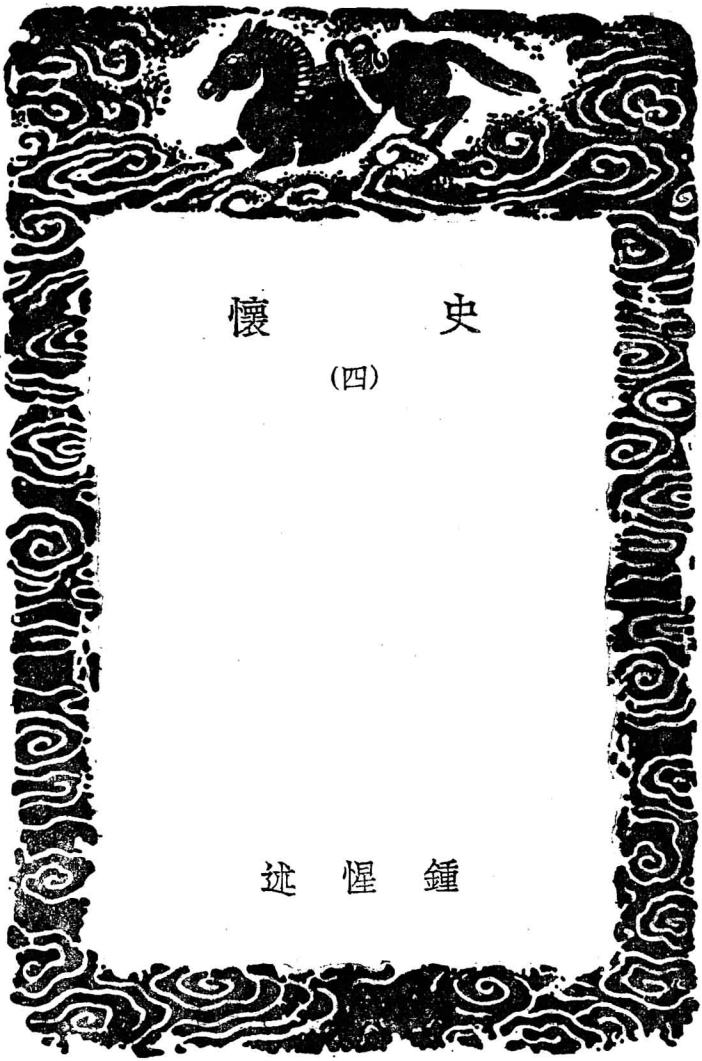
史懷

四



懷史

（四）

鍾惺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懷史

四冊

鐘惺撰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史懷卷十六

三國志一蜀注附

劉璋傳

三國時。天下大勢在曹。士之欲自效者。必先歸曹。張松以益州賣于曹公。曹公深心而失一松。因失一益州。蓋天留之以待先主也。松之送益州于先主也。固其第二義矣。

先主傳

操從容謂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人以爲詐。非也。玄德此時。方欲晦約。龍潛蟄屈。而使曹公有此語。已先被他看破。安得不驚而失措乎。至于以閉門種菜。欲瞞過曹公。此卻甚疎。操已先知備作此舉止。豈不更生疑怪。操非不欲殺備。恐失人望耳。

曹公征烏丸。玄德勸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後悔之。備曰。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舉大事者忌失時。玄德此語。殊有深恨。非寬喻表也。正與悲髀肉生同意。

蜀始終規模大計。不出取荊州與益州二着。諸葛亮勸先主攻劉琮。荊州可有。蜀此時有荊州。可免後來與吳借與爭之釁。曹公不得有之。用其資爲赤壁之役。省力甚多。是時魯肅亦勸孫權取之。而爲曹公所先。先主于益州。未嘗須臾忘之。何其不忍于琮而獨忍于璋也。

孫權遣使欲共取蜀。備方欲自圖蜀。堅拒不聽。權猶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可謂很矣。備不聽軍過。權知備意。乃召瑜還。觀權如此著數。玄德如此應之。各自高手。鼎足之形成矣。然當是時玄德雖欲取蜀。而惡無其名。迨劉璋殺張松。絕先主。是璋授備以取益州之名也。

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此聖賢語。英雄口中一時吐出。與之暗合。是天資高處。

諸葛亮傳

先主之時。其勢止可鼎足。此所謂時務也。先主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則取荊州益州。結好于吳。已在時務二字中矣。德操已先孔明言之。孔明出隆中數語。不過一相證耳。當時俊傑。寧過先主。想其胸中自先有此一段部署。是以如魚水之投也。

後世疆場才武之臣。于夷狄盜賊。有彈指定之。而意外事後如養癰然。釀禍至不可救藥者。孔明于孟獲七擒七縱。非好勞示巧也。極言事定留外人之害。千古禦夷。不出此數語。而歸重在不留兵。不運糧。以夷守夷。只在善後事宜。打算得極明耳。後世用武者不可不知也。注

孔明治國。賞罰之信。至通神明。只是用申韓入妙。今人看申韓自粗。未得其微處。而遽以法家少之耳。

關張馬黃趙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爲國以禮。關張與先主恩若兄弟。而稠人廣衆。侍立終日。君臣之禮森然。規模固已遠大。不是羣雄舉動矣。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于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

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仗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有體有識。此大學問大作用人事豈可于戰將中求之。

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駮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卽從之。觀雲本末。自是大臣局量。不獨名將而已。先主伐吳。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此等處偏看得眞。算得定。卽武侯猶當下席謝之。注

龐統法正傳龐統

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于險塗。非萬全之計也。悔者不爲。爲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卻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爲之于前者。此類是也。注

董劉馬陳董呂傳劉巴　馬謖　董恢

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己心粗。作漢末名士習氣。主人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禮于我。巴輸

飛遠矣。巴在蜀以歸附非素。懼見嫌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謖。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謖。心戰一語。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

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既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于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權此論聰明特達。雖賣弄其高識。實有一段至誠心腸。由中達外。痛癢相關處。一時奉使之人。以周旋語了之。可惜也。然孔明之用楊魏。亦如司馬文王之用鄧鍾耳。注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 廖立

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爲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爲不是。而表劾之請。似屬護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己思過之議。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于身後者。實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羕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爲善。

霍王向張楊費傳 張裔

張裔爲丞相長史。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看透世情之言。說來絕倒。然使眞世情人讀之。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孟光

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幷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愼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光此論深心高識達于時務之言武侯勸後主讀申韓書益人智意蓋深憂後主之庸而投此對病之藥也其意正與光同嘗觀後世中材之主守文有餘而生當衰亂之時與昏暴者同歸于亡國只權略智調不足耳

黃李呂馬王張傳黃權

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吳蜀二主至此求死不得歐陽公以正統予魏此亦一證據也注

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費禕

琬代武侯爲尚書令既無戚容亦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及禕代琬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日暫視已竟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朝晡聽事其閒接待賓客飲食媒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當是

時琬不慕禕之通敏。禕不法琬之鎮靜。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爲。失之遠矣。

鄧張宗楊傳 張翼　宗預

張翼以討劉胄不克徵還。以爲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只是立心不苟耳。馬忠因其成基。率殄滅胄。後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後世賞功之典。亦未有如此明允者矣。

吳增巴邱之戎。蜀增白帝之守。意皆爲魏。而吳屑屑致問。何其多事也。宗預對以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有相問。答得斬截而省力。權大笑。嘉其抗直。而預臨別謂權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惟陛下重垂神慮。又何其款曲耶。有前之抗直。自不可無後之款曲。然吳蜀始終大計。卒不能出預臨別數語。

又吳黃龍七年。步騭朱然等各上疏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城郭。權揆其不然曰。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治。今此閒治兵。寧復欲禦蜀耶。則權胸中原有成算。不待預言而已了了矣。

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爲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州邑。有司對豪貴人。欲斷其誅求之苦。須詞理宛至。足以服其心。一味彊項不得。李密于中山諸王。先以高祖處之。人情亦安。有不好名而慕義者乎。注

三國志二 吳注附

孫破虜討逆傳

處危疑之地。遇彊暴之人。有以婉曲失之。而以抗直得之者。朱儁不受董卓太僕之拜。而阻其遷都。有司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丞相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兩路擒縱。不留一隙。卓已窮矣。問何所受之。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受之于相國。此以一絕大干係先推之于卓也。其妙全在于彊直。故詞有必不可婉曲者。此類是也。

處士張玄曾帶索勸張溫勒兵誅宦官。而溫不能用。以至于召卓。孫堅又勸溫誅卓。溫又不能用。以至于召諸侯。溫之闇而鈍至此。事機一失。自家不足言。貽國家不捄之禍。雖百死何解亡國之罪哉。

袁術于孫氏父子。在破虜則授之兵以討卓。而不予之糧。在討逆又授之父兵。堅攻陸康。許之廬州而復用劉勳代之。所予者不足以爲德。而其所吝者適足以爲怨。庸人舉事。往往如此。不然。袁孫二氏。豈不爲世好相倚。而爲他姓所乘乎。然術僭尊號。得罪于天下。策雖德術。其勢亦不得不與之絕。張紘一書。忠告懇款。策不可謂無情于術也。術自負策耳。

孫策殺高岱于吉。未免淫刑。且亦有不必殺者。而皆以其能收衆心。英雄同有此忌。至論于吉謂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其論甚正。而其慮遠。未可以禍福之迹。定其是非也。

吳主傳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

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見吾軍部伍也。勑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濡須夜渡看危險中。權銳而暇。曹靜而整。各自對手。權與曹公牋。其語巽。卻有駕馭意。操語諸將。其詞彊。卻有畏伏意。皆宜得之言外。注

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回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智不必言。回船卻又是膽。無膽不能用智。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妙想無因。是造淩雲臺手也。注

結好于蜀。是孫權始終立國主意。其深絕蜀而專事魏。預懷一先卑後踞之意。卑以假寵。踞以致討。致討以怒衆。衆怒而後用之。苦心屈意。勞亦甚矣。其事魏之不終。已定于後踞致討之一念。心未嘗一日亡蜀好。觀其與浩周往反數書。心口違拒。情見乎辭矣。注

鄭泉嗜酒閒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饕餮中一段無理異想。出人意外。然胸中有故。未可易言。又能于衆中面諫。使人主憚之。此眞酒人本領。徐景山之流也。臨終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取我爲酒壺。實獲我心矣。舍子孫而謂同類。尤自有意。注

三嗣主傳孫休　孫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

李衡以卒家子。由才能爲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蘭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減許允婦乎。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衡死。勑兒種木奴千頭。歲上絹一匹。可以足用。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言江陵千樹橘。可比封君。吾答言貴而能貧方好耳。不聽。治家之本旨。至此才說明。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于自全者矣。

邵疇字溫伯。時爲誕郭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疇不惜死。死又爲千古留一處妖言妙法。豈苟爲死者哉。鎮躁歸靜。使之自息。詞理簡確。然屈其所是。默以相從。此八字人所甚難。此乃疇之所以爲知己死也。注

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于衡則傲。下于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迕。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李仁爲故主周旋。遁辭妄對中。忽發出一部掌故。鑿鑿不易。

可謂辨而核矣。然國亡後以此應敵之人。則爲捄君之過。若果未亡時。使孫皓得聞此言。其爲長惡不小矣。注

宗室傳

嬀覽戴員殺孫翊。將偪其妻。其妻陽許之以安其意。而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若非平日暗著心眼。造次中安能識此二人乎。言笑歡悅。須臾閒取賊奴之首于床幃燈燭之下。以祭翊墓。何其雄快也。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烈而在機警者此也。

張顧諸葛步傳 張昭　顧雍　諸葛瑾

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與昭烈命武侯同意。與其使子弟敗之。不若使他人成之。語原無飾。蔡中郎謂吾家書籍。當盡與王粲。大小不同。其低回可憐之意則一耳。

雍有所密陳。若見納用。則歸之于上。不用終不宣洩。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曰。顧公權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軍國得失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雖是仲謀聽信老成。然事英主亦須有一種感格處。其訶責子談于上前酒失。與金日磾之怒其兒同意。古忠介之臣。自有恭愼保身之道。不專恃批逆而已。非學術閒道人不知。

權欲瑾之勸亮歸吳也。瑾曰。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人言瑾之通于蜀也。權曰。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數語千古事人友人定案。

周瑜魯肅呂蒙傳

曹公與袁紹拒官渡。孫策欲襲許奉迎天子。如此是無曹也。玄德在吳。周瑜規取蜀。如此是無劉也。見英雄手眼快處。如弈家國手。其緊著自各看到。計定而策與瑜皆死。三分之形。天所定也。

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雖大有作用。然眞心爲國。亦不得不如此。普後自服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大醉。英雄不必言。想其人何等縕藉有趣。醇醪二語。亦自妙于形容。是公瑾知已。其立折蔣幹一段。醇醪風味。猶可想見。不獨氣能奪之。理能屈之。其情詞自出至誠。對縱橫之士。須用此破之。

孫劉并力挫曹公于赤壁。驅之北歸。而後能以其閒成鼎足之形。然曹公所以能至赤壁者。以得荊州。用劉表水兵東下也。表死之時。魯肅急急勸取荊州。恐爲操所先。正爲此耳。甘寧戰將。見亦曾及此。此弈家先手也。

謀大事者。當取天下大勢始終總計之。而後利害可定也。赤壁拒曹。惟周瑜與魯肅所見相同。然非連結劉備不可。當時勢雖三分。而孫劉之形爲一。孫劉之交不深。則三分之形不成。結孫劉以困曹。其本謀自肅發之。諸葛亮亦已見及之。云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矣。孫權不宜圖劉。亦劉之不宜圖孫。肅以荊州勸借玄德。正以深孫劉之交而厚其力。其勢不得不然耳。操聞之作書至落筆于地。其計豈所謂失哉。周瑜以劉備人傑。常有圖之之意。不知曹操一日尙在。則備一日未可圖。肅之心亦何嘗一日忘備哉。關羽蹴操于樊鄧。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此借荊州之效也。呂蒙取關羽于荊州。陸遜折玄德于白帝。吳之計得

而蜀之勢孤。蜀之勢孤而曹氏承其弊。曹氏承其弊。而吳之計未爲得也。呂蒙功名之士。有圖關羽取荊州方略。極言吳之不懼于操。無賴于羽。破權之所忌以速成其功。所成者一事之功。而天下大勢。未之總計也。孫權長主也。而孔明王佐也。微悔其相圖之失而吳蜀復通。陸遜之計。終亦歸于和蜀。與蒙已自異意。然破壞之氣。不可卒復。延旦夕之命。以待司馬氏之成。折而入于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則吳蜀之主及其臣可以相忘乎。曰。非也。鄧芝對吳主之言曰。并魏之後。戰爭方始。此諸葛亮與肅之志。而呂蒙輩一時之事。一事之功。未之暇及也。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丁潘傳甘寧

蘇飛之知甘寧。其識力自不凡。而乃事黃祖。何也。或祖聽其言。不忍去耳。然其爲寧始終至矣。古人處君與友之間。兩不相妨如此。吳既聽寧。免飛于死。自當禮而用之。何但赦而已。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呂範

策從容獨與範棊。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能。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每讀此輒想古人體國忠君。是何等念頭。特達眞懇。祇覺後人之淺。綱紀二字。題目甚正。本領

甚大。注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虞仲翔用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孫伯符頗知之。故爲盡力。深有感知自效之意。使竟其用。當爲吳佐命中之冠冕。其次則留心經術。所謂習經于桴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者。是也。遇吳大帝英主憐才好文。漫然以疏直棄之海島。至兩上書求以易象自顯而不可得。後思其亮直。求之海而存亡尙不知。故云自恨疎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一肚幽憤。語語實境。所謂一人知己。不能不追感于伯符云。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 諸葛恪

諸葛恪死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云。恪父子三首懸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又云。自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一語不及恪功罪。而哀生情反四字。使人悚然于天人剝復之際。亦可謂善爲辭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